

滇文丛录

卷八十九
至九十二

雜記類十三

重修大海子碑記

彭敬告

漢武侯駐師永昌即其壘之西南濬為堰週遭八百九十餘丈引沙河水以注之
灌萬餘畝至明成化三年巡按朱公體增修以石為欄浪衝之隄四百年賴之修
於乾隆十年十月二十七日東北潰決長十八丈自海底下深四丈而清泉
由地中湧出者凡三穴其二穴出隄西數丈一穴伏隄內即合洞洞循溝東出者郡
守曲辰徐公同邑侯一齋顧公視之咨曰此非可以易為力而又不容緩之須更
倘必俟報而後治往復遲延沙河之水已渴若蒼生何即購材鳩工不費民間慶未
日夕往來隄畔役戒其要築劬以堅始於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望五日落成而
沙河水尚滔滔然來而海底之塵飛沙起者且清波蕩漾矣諸父老有請於余者曰
愚民無以報上願立石以表之余曰仁者之於民也行乎其心之安焉而已何取乎
石且而不見太守之於爾民乎十餘年來何利不與何弊不革德政之垂於久遠者
亦何能殫述况捐金修治之處不勝數矣我知其無取乎石也諸父老曰是固然

也而百姓之心不能已也嗟我百姓之待此海而貢賦稅者數以千室待此海而全性命者數萬人海決水竭而流亡而死者立至矣太守之為我或此隄也是克保我父老也無流亡我子弟也況我世世子孫受茲水利於未有文不與丞相之創始明御史之增修其厚澤深仁後先有固乎是又烏得而忘之而不忘之余感其誠為固請於太守乃許之於是並勸募諸人姓名俱列於石

鍾山記

王璉

滇多山而少水獨鄧不然一江穿心兩湖據脅洱河匯其底闊濶滑之奔流而附者指不勝屈秋雨之漲一片巨津洋洋乎水何多也而象山且四面環之余嘗沿江水登德源眺遠近諸山東則三峯巖足盡起雲南則十八點蒼山排如銀笏而鳳羽羅幃復西呈霞色彩雲靈應東北開麗景電紫霄時鐘鼓梵音非此邦巨鎮求其巍然而峙立巍巍而中處品望端嚴足壯一州之勝概者厥惟鍾山考其脈自西域來綿互萬餘里由麗江跨劍浪起伏數十重懸厓峭壁過石磧蜿蜒至鄧之象山迴龍北折屹然而盤結於此亦可謂蒼蒼之厚而發之奇者首升庵楊太史嘗登其巔有與天呼吸白雲隨之句又舊志書諸山亦云鍾水

任其下而撥雲起日邊蓋不必故廣沙地而致山之情狀固已曲曲如繪矣
山形如覆鉢名因狀立而其下百竅玲瓏水從中瀉落亦有泉冰相承無竭竭鐘銘
之聲與水相一池與山色蒼蒼相映映之綠玉池不誣會見鄭文公臺之士卓卓
可謂高步出其間亦地靈人傑想當然也夫以靈區中所有此青黃不子為之偽
英貌亦當必更有傑出之才崛起為山川增景色官斯土者宜如何作育培成生
斯土者且如何奮興振拔使多為鍾山之靈使幽室歎嗟芳林樹鬱也可

新建迎恩地若仁書舍碑記

李牧

自古城郭之建必正東西南北位而北為尤尊如北辰然以之南向則位尊而答明
是以上覆下以視東西左右而輔翼是以正殿偏處陽州治城北近海頗屬驕陽
外人遂建廟於此如堪輿家陰空補缺之說今不謂之陰空補缺而謂之迎恩地
者殆或謂澤沛南顧取以迎北顧之恩也結構成請對於州守梁公所以重官之
題將以垂不朽也公曰內聖何像答曰不塑像設為教里中子弟耳
為師自三代而後道衰或行而父參之以釋氏刻一棟宇也不曰此某道之宮則
曰此某佛之剎舉世相習以為固然而莫之疑也於此而以設學為言不謂彼

之為誕反謂此之為迂然而崇正學開異端與賢才教養化民過於學豈哉
是舉也其視世之坐於佛老者不已相懸萬萬哉獨是學之為最則有可言
者古者里有塾黨有庠序至於國然後謂之學所謂天子則稱辟雍
諸侯則稱泮宮是也茲則里之塾耳非廟子舍於王宮者乎然塾不易言
也古者萬民居於此間以有道有德者教於里塾大司馬曰士曰少師蓋
禮所稱鄉先生國人謂為矜式者為之其教則五事五典其學則六德六
行五禮六樂五御五射六書九數豈宜易言哉今誠仿此意行之使人少而
習之長而安之不棄於紛華靡蕩之習不溺於放僻邪侈之行使族間之所
學師友之所講無適而非先聖先賢之道也陽風俗將蒸蒸日進於古而非
特文詞之末已也然即以文詞觀之吾知是塾也日漸月摩薰陶涵育其舉
童子登賢書冠進士以文詞稱者彬彬輩出且不獨此也將必有豪傑特出
之士興起其中以有用之學發為經綸內為名臣碩輔外則監牧守宰功
施社稷澤被蒼生司勳紀其績太常書其名九重綸綍萬里頒來以迎
恩於此地者是之謂迎恩地也夫

永郡新設義學碑記

劉德

吾郡雖遠在天末雪山西北，麗水東環，壺峯刺筆，程海汪洋，其名勝與中邦埒，自有明以來，風氣漸開，人文日茂，以科目顯者，則碑公異厥後賢，不輩出，代不乏人，我朝德化覃敷，重熙累洽，英俊聰俊之士，所在多有，乃賢書層疊，躋莫由奮，與於殿兩，自始教化未廣，而造就無術也。夫古君子，勅發自強，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若嶽麓石鼓，鴻臚潤有大儒為師，聚子弟，立相切劘，卒成德業，則書院之設，裨益豈淺鮮哉！我皇上雅意作人，各省增置書院，且於所隸州縣廣建義學，凡窮僻僻壤，莫不沐浴詩書薰陶，氣質，共相有成，前司馬漢陽江公鴻藻，代府教時見殿北科第寥寥，致體上意，登郡治地方，酌其素願，各設義學，將公餘數石，募請為膏火計，即今晴川書舍清水驛中洲，永春，其後舉他，留崇義七館是也。繼以片角界接賓陽太守錢公，便又增一館，共計八館，已載全漢書，義學彙記，其時登諸席者俱屬膠庠重望，郡人士受業，請益，彬彬都各極其盛。江公久延，昆明李君楊公，准掌晴川學舍，同人等聞行知，磨礪砥礪，食飢遊庠，指不勝屈，余亦附課月餘，旋知北上年切聯捷，溯發淵源，鉅款忘而自費，西窗冬燭，中林公睹光來，守是郡，敬然以

振興文治為己任擇地建魁閣為諸生詳請報費資斧又於本城添設東西南北
四館新給膏火亦詳請於公餘設石閣支且以金江亦屬巨邑改為金府義學
自捐穀於片角必設蒙館制度精詳後先輝映即通都大邑立教崇術無以加
此先是永庫存貯書少江公捐資購買若干卷郡學生楊君魁榜約同志高
君輝湯君良臣劉君美王君祚佳胡君國琳楊君文奇關君良漢鄒君天柱為
君麟之劉君瑞共十一人解囊置書數十部悉其最失具呈設立清冊存學文
代嗟乎諸君苦心竭力為後學謀者亦深且遠矣繼自今吾鄉有志進取之彦
聯翩蔚起發策樂聲讀書稽古深思而力行明體以達用道德文章彪炳宇內
出為賢臣處為佳士與山川名勝共垂弗朽庶不負各郡守殷鑒作者之盛心
而義學亦永傳於無替維時董慶事者庫師王公仁膺館文則有湯君良臣
黃君恩錫焉君麟之胡君國琳楊君耀齡方君壽行楊君崇白若中文楊君
聲信高君維方汪君範何君現龍例得備書其各館數目數目暨捐貲購
書姓名載之碑陰是為記特乾隆丁卯歲季冬月也

太史公曰余嘗過歷里觀其東掖禮器諸生以時禮禮其家余為之徘徊而不能去聖哉聖德之感人固如是夫亦其宗廟百官有以備之故能俾覽之者入廟而敬生似令登木堂雖尚趨山樓樓宇聯聯制作難齊月射風臺拜曉既無朝覲之儀當事適來鼓詩之漸莫以肅遵豆而崇祀典我朝治化先天文明麗日成依之傳上紀千古升降典製柱乎秩宗唐哉聖哉洵為歷代所莫尚恭錄列聖相承誠有風揚動之風顯隆其禮祀以致天下文明義素上鼓凡在心知並氣皆凜然故尊親之載而顧依日月之先以故海縣山川靡不為聖其廟極而漢諸其祀事非僞然也軍華併壞風教日新人才輩出重學遠發教彰彰彰而文廟威儀尚仍固陋茲非可以重祀而隆配食也考其規制於初明雖規模略備而禮製未詳國朝以還官茲土者遞有增修亦不過因陋就簡兼之多歷年所風雨之所剝蝕烏鼠之所穿穴遂漸有坍塌之勢每當朔望瞻拜未嘗不惓然者久之因進州紳士而謂之曰凡吾黨處為名儒出為名臣者皆聖人之澤也吾黨父知慈子知孝兄弟知友夫婦朋友知別信皆聖人之教也士重名教人敦禮讓民興厚而風俗靡皆聖人之賜也時際膺平星瞻臺殿吾黨方得備生徒師儒從容兩序優游大藝崇來鼓詩觀禮園橋以仰答雲

漢作人之盛而此廟宮有郵儉陋無文其若先師何紳士唯唯惟命已乃會同州侯
任郎蘇公詳請大吏准其重修余為捐俸倡而多士奮興雲合響應允贊鳩工肇基
營度革其故而鼎之取材於山而百年之喬木斯得登石於壑而千秋之柱石以安
為九楹宏其體勢天階九級玉極峻峭經始於己丑之冬告成於丙寅之秋期年而
大工畢由是升其庭而上堂下堂琴瑟簋豆之序秩如也鈴索輝煌金碧璀璨
然雍在宮而肅在廟也若此庶可以妥先聖而光鉅典矣州紳士為余贊曰自朝之
成吾州登甲榜者若而人數藝科者若而人人文之盛雖輝赫焉正未有艾非皆此
建樹之力歟余曰唯唯否否夫學山者必至於山學海者必至於海雖於聖人之門
者雖未竟窺數級之塔升其堂而入於室必必有承先啟後卓然為扶樹道教之人
者出而後微建立之不虛是僅法之科第之間抑末也紳士勇於從義知必有君子
慈惠出而當之者余則何能惟是密運宮牆兢兢從事以觀其成焉他日時會有聞
則大成之祠東西之廡繼暨若宮之翼翼踴躍建尤當與紳士共圖之因援筆記其
顛末附之山石至於裏事人員捐金姓氏當另勒石以垂永久茲不具書

官解有題名石刻自宋萬矣非徒著明臣跡亦使後論者指姓名定功罪焉美與惡
惟不相掩厥繫亦重哉山東學使者自吳江陳公題名後而茶陵彭先生而下十三
人並僕而十三馬厥歲既久姓氏罕言官職暨受事年月熟憮然不可識任斯職者
於壽牖墳委其登校勘之餘即僕僕車駟馬跡問此遷葬息騁而親命有日矣故當
不暇為此院門外有石卧承陽下踴然若登岸者僕僕進老吏問之則藝而米錫物
也且曰院故濟南縣金粟使者數輩當駐青州迨吳公學謀居此而藝藝僅四
版據諸吏人因縣金置內宅將刻文紀焉顧去遠未暇而石將存僕僕周知諸公姓
氏茲續考諸石碑以釋時師法又徵附名其未俾後來有再考者以定余功罪歟取
其石而泐之旁搜博訪得其名於泐不泐而後西人於故碑續吳公等自將錄
原而後泐於新碑而後留左方以待後之君子嗟呼人之傳不傳不繫乎官廨久矣
非盡無鐘鼎之鐫貞珉之刻也名數在而人寡之議則本無可辨述而已又況有微
聲遠行使人報覽者哉然則存其名以改其書與不惠其書而國事真名乃相須之
事刻石又焉可已堂東西偏設有二碑一書前明官此者自薛文清公為曆國朝至
徐章仲止一則吳江陳公所立並此而三云

重修太和縣文廟碑記

李植

國家崇儒重道頒帑金數十萬以修闕建聖廟令天下郡邑悉建學宮以隆祀典其崇德報功者莫越千古者矣獨是郡既有學附郭之邑不更設學而榆獨有之考邑學建自明洪武十七年開拓於嘉靖六年今於康熙三十五年提軍諸公修府學落成重修縣學凡禮樂器數靡不具備惟提學大元公學莊今齋堂管理永為修葺之資誠用意周而遺澤長矣暨今幾近百三董事者亦以修葺為名而中飽其餘無或乎朽蠹日甚也余自癸未歲司錄於縣下車進謁先師登庭見風雨飄搖將廢傾圮竊心悼焉爰與同寅魏君進謁諸生而議所以重修之會曰廟之修也補與易更新與修於地方寧靖易修於軍旅易難夫以傾圮重以工作得無難為功乎余曰不然事無難易顧諸君經畫何如耳計創之聯元等整葺自得其諸公亦置學茲歲收穀饒給給石者糧子而經學之兄五年累千貫爰選材東策卜吉興工先大成殿以崇聖祠又為宮憲殿兩廡亦次之廣其棟樑峻其垣墉模斷丹雘煥然一新越三載次第告成分其什費周子勳祇諸人總其成者劉子聯元之力居多功汝余適有臨安教授之使勸生造宇而請曰重修之功資師倡之直誌一言以示方來予

曰此先師之靈也諸公之遺也二三子之勞也余何功焉顧曩非無是田而何以因
仍今亦止是田之何以能恢復耶可知重修非難得人為難使後之繼吾徒而經理者
若是懲前毖後安知積久彌光者之不更勝於今也因不辭而為之記

重修十公祠記

羅元琦

古君子湯範瑛於去思薦必務於沒世者豈偶然也哉其豐功偉烈實足以衣被生
民而居有所樹行有所歸故遺愛在人逾千百年而俎豆於弗衰彼台崇留讀於漢
南羊碑墮淚於峴首非以淪肌浹髓有感發於不自禁者與石屏之有十公祠也由
來舊矣其政績之著於學校農桑興利剔弊者載在志乘章章可考屏人歲時肝饗
即婦孺牧豎無不知有十公者矣已秋水浸城郭祠遂以圯湘源蔣公來視篆洞職
民艱亟鳩工督濬湖口疏濬導滯水患以平城東一帶村社獲慶寧居復操公評協
輿望重建是祠地之卑原者皆使高極之埧塢者植使固不閱月而落成邑之薦紳
耆老咸歡欣鼓舞願奉於堂構之聿新効駿奔而勤祀事若十公導其先聲而公步
其軌躅當日之流風餘韻聲聲過於山光水色間也公蒞屏二載餘脩廢舉墜政通
人和不以代庖有岐視焉其惠我嘉師以布踪卓魯者十公為能專美於前哉夫屏

自設州以來四百餘年於茲官斯土者衆矣顧十公外寥寥罕嗣音聲豈無達道千
譽煥耀一時以薪不朽者乃不旋踵而銷聲匿跡音沉響絕與漸然者同盡則所以
壽世而行遠者誠非可以襲取矣斯舉也既以伸直道之公而符秉彝之攸好又以
志高山仰止之忱而百爾君子咸景行於未艾也遂書以詒來者

呂公脩城記

羅元琦

乾隆四十五年春長壽呂公來攝石屏篆務甫下車見城樓朽壤堆堞傾圮喟然曰
莽為通南文獻之區一邑觀瞻焉係可任其頽敝如斯乎隨延紳士倡捐刻日興脩
鳩工完材各鳩雲集公親往督率指示機宜朽者易之毀者葺之逾旬告厥事四城
樓煥然改觀復題額其上充足壯金湯而資捍蔽矣方始議時家有難色虞工費不
貲未易觀厥成公胸有成竹估計不逾數白金卒如其數良由嚴指囊勤省視人無
惰志材無冒銷以故事半而功倍也嘗觀天下事大抵皆急于垂成而難于經始如
倉庫城池學校等政字主者視為傳舍毫不措意其間迨因循頽敝又憚於興作而
諉為他人任此事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茲以數十年之關畧鼎新于一旦不煩籌
鼓稅効子來何其感人之速集事之敏歟蓋公以代庖之責初無岐視于地方要務

若利害之切于身他如疏水利宏作養勤講約課農桑以警愚成梁習學畫周備
次第舉行規摹未兩月已具風行草偃之效其大有造於吾屏者方繼起而未艾也
公西蜀世胄祖君爲咸官二千石政績卓冠秦楚黔中過庭之端染深矣大憲器其才
先歷署文山元謀廣通諸縣悉修廢墜墜不遺餘力是以所至民愛耶去民思其游
刃俗如而從容就理者豈伊朝夕之故哉春秋有舉必書况城池之鉅者因撮其大
畧爲記

儀山種樹記

陳振聲

世道之盛在人才世風之淳在學校然必衷諸聖人之道乃不朽夫聖人之道無日
不在人心也人心之不存本實先撥欲以無根吐秀膚有濟耶自制科取士帖括成
家而心性之學幾微善夫朱子有言曰天下書愈多而理愈晦學者事愈勤而心愈
放蓋不知學之準乎道道之原於心溯其本而爲之地也卅治西鳳山麓崇宮在焉
其上爲崇聖祠蓋天地精華之氣含英挺秀而鍾靈於斯天瞻孔林者望其慈符過
闕里者羨其菁華矧趙屬人文敷敢以謁荒弗治哉蓋培學必先培山培山必先培
樹而蔭乎其巔必先衛乎其址此亦衛外而環中之義也癸巳春余自粵歸觀儀山

之秀惜其為樵牧之場起乙未秋始商之司鐸請之刺史拘之州人士咸曰善因鳩
工庀材以作藩籬以捍牧園且首植梅次植桂為多士倡而紳若衿各取奇材異質
環藝於宮牆側者爭先恐後湘亭劉老人師亦植松數十本以唐棣樸作人之雅不
適月而得樹數百本於時登峯覽勝極藝植之繁觀萌蘖之生交相掩映由根而幹
而花山林頓覺生色矣爰議修拱壁一樓昇魁星金甲尊經等閣並請學祖鄉試卷
金而勒之石增十三卦鄉會題名以昭文獻之典一舉而數善備焉洵盛事也顧山
以鳳名豐其羽儀文明天下易所以取乎象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詩所以取乎興
也而溯其本則歸於聖人之道士子曰讀聖人之書於書見聖人之道於道見聖人
之心而非自見其心則無本探其本而擴充而培養使充氣生機勃然常醒於天地
之間將應運而興者為名士為純臣為當代大儒於以發重寶紹祥祚也何難蓋有
本者如是也昔子與氏之嘆牛山痛惜於牛羊之牧斧斤之伐以為人性亦猶是此
物此志也則此舉寓意而規模遠大矣徒種樹云乎哉敬叙而系之以詩詞曰鳳山
之陽位我素王龍盤麟峙想像靈光檣栢縣縣鐘鼓鐸鐸穆穆肅肅曰堂曰室瑩無
不被敢以隅荒爰植藩籬丕藝群芳菁莪如在棧樸相望高山仰止多士激昂廓清

夜氣洞肅微茫規模赫奕明德馨香希賢希聖入室升堂肅敬揚拜夢寐明良雲龍
風虎炳蔚文章先景常新鬱正卷若蒼

重修景忠祠前觀音堂記

周於禮

明侍御趙公諱元流寇之難後學即公墓所祠而祀之額曰景忠乾隆四年賜諡
忠愍蘇月樓先輩漢記公死事尤詳且烈嗚呼休已禮於卒未通籍拜公祠下蓋設
木主於觀音堂之西偏故太平令任君天相疑未稱也商徽長椿寺舊館之材作祠
堂後於是忠愍始有鼎相迄今二十餘年而堂就圯矣禮竊惟先輩深意儼佛堂以
祀先烈俾綿流傳焚修地藉職掃除而鄉後進遊京師者雖去任無常皆得以時展
揚志景行焉則公之耿光大節足以立懦廉頑者愈益昭然耳目而茲堂之不可廢
與祠俱矣乃謀葺而新之是役也糜金錢二百兩有奇蓋取給於北館賃租所餘云

重修靈官廟復興橋路記

李廷柏

郡城西南五里許襟西湖帶草海一堤中峙有餘杭之概說者謂臨安之命名者以此
然不可考矣堤為納糧諸司赴省之大道任輦車牛日以千計堤上建有石梁不知
始自何時刻自何人然以下疏流水上利行人甚要也堤盡頽以靈官廟一楹為休

憇之所往來者或使之第夏秋雨水將行流潦泛溢入廟者且數尺而所為橋與路者俱淹沒而不可踐及春冬水涸則又硤礧崎嶇滯輪碍蹄而難於行近村善士吳士琳目擊其艱惻然憫之不惜捐資修葺又有白君珣者與白本朝相為勸勉厥兄璽及姪廷錫等各捐貲謀建橋會原任衡水縣劉君士玉募其先人道經於此捐助若干納糧司捐助若干並以募化橋遂成名曰復興更以其餘徵靈官廟而軒助之而數十年崎嶇之路遂成康莊矣夫偉於橋以為善者冀之私君子有所不取而即此徒不病涉車不濡則固已無負於王道之正也況當此炎夏之交示以蕩平正直之路諸善士之功詎不偉與予先人墓道亦經此歲時省視恒病陰阻而履此坦進心甚難焉將學友白廷璣為予道其事因書以記之

重修大雲山刹記

趙璣

安寧三治大雲山者吾鄉之剎墅也山何以名大雲以大雲禪師面壁其地故得者禪師何以名大雲以山氣出雲膚寸誦紛禪師道成其地故得者禪師始於元中統間以易經成進士居京師夜夢文士拊其背曰子於空門大有宿緣覺而白先滿室香氣襲人周素官禮天覺禪師親髮遊天台山習心觀覺年入漢福止茲山爰叔斯